

李鸿章全集

主编：张明林



西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美萍
封面设计：黄 辉

少年科举
壮年戎马
中年封疆
晚年洋务

ISBN 978-7-80210-907-0



9 787802 109070 >

定价：1690.00元(全6卷)

李鴻章

全集

第三卷



西苑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六编 朋僚下属函稿

第一章 朋僚函稿

卷 一

复乔鹤侪都转

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

竑燕九日接奉去腊二十七日手教，爰注殷脰、肝鬲毕露，冲怀古谊，钦佩曷任。敬审筹駢蕃。经猷宏畅，处盘错纷纭之会。庶务就理，独力措持，并蒙裁示方略，洞中窾要，至以为幸。揆帅每言执事精心果力，拙于盐官，虽在远无所禀承条绪，斐然不负听托，愿益扩其忠虑，共济时艰。鸿章才识疏庸，从戎十年，毫无增益。乃帅意以江东残局，俾司巡察。叠荷廷旨，逼趣就道。辄集陆军新旧各营及淮扬水师二百艘，约于二月杪成行。自度不堪重任，惟约束所部先据形胜，与诸帅和衷商办，求吾丈时时翊助，匡所不逮，感盼，感盼。沪上官绅，去冬屡来乞师，谓此间有兵能分，即雇定轮船与响并至。帅先允令沅浦方伯同鸿章前往，沅不果行，而敝军行有日矣。迄未闻借用何船？解济何数？天长、六合既复春间、无巢各军，计当大举，拟请扬镇军带水师下驶，鸿章即率陆师循北岸逶迤前进。惟含山、全椒以北，一片荒凉，勇夫万人之粮，转运采办俱难。设措若由里下河购米四千石，浮江由六合后河运至全滁一带，探迎接济，或不致误。帅谕鸿章商恳执事，采筹委办无论何款，均可提用，并求酌解子药，以应缓急。若天、六未能坚守，绕道更远。陆行更难，未审高明有何区画，敢祈一一飞示。眉生谅已脱卸，南北台饷事尚可敷衍否？仲宣漕帅与鸿章金石至交，淮海之间得此领袖，吾丈可相与有成。冗中不及另致，乞以鸿章进止详告之，并订后会为幸。都公忠爱朴厚，素顾大局，如晤时，先代致悃。江北诸老，皆贤人君子，窃有执鞭之慕，来指各条，俟抵扬、镇，当一一会筹之。

复李黼堂护抚

同治元年正月三十日

十七日辰刻奉十一日手示，二十一日奉十六日手示，知初五日贺笺已达。二十六日奉二十日手示，谨悉一一。日来移营倥偬，久稽裁答为歉。就审勋猷益懋，筹祉胜常，至为佩仰。前阅条陈，揆帅各事精心硕画，切中肯要，又批饬王新斋筹备守抚，议论正大，新斋所树，当有月异岁不同之效矣。幼丹中丞与心泉书云，初八日起程，计而时当奉恩旨，若迎养挈眷，未审

果迁延时日否？使相深重阁下，与幼兄才略，必能和衷济美。幼公到江，弟必远去，冗次不及陈书，望转告幼兄军事调度方略，察承帅意，至用人行政制军亦不遥制。往岁特荐幼公，两次修书奉迓，始不允行，继允入幕。忽又爽约，帅恐幼兄别有意见，且次公近与帅府书问皆绝，幸勿以公事过节，致陷因人修怨之嫌。弟知幼公最深，坦直君子，又为使相所密荐，共事必无他虑。此中轻重得宜之处，谅阁下能左右调和之也。因有远行，敢布心腹。为大局私谊起见，伏希秘存省中。递署各事，极为公允。衢防饷需，帅与江省自不能不兼筹接济。而闽帅以有此咨札，概推不管，老猾岂可与共处者。左帅前疏正合中旨，令使相查劾，荐贤以代。悦张石翁量移此席，于江、浙皆有裨助，不独闽人之福也。养翁来皖盘游旬日，略悉近状。前求拨军火各件，能否应手，屡读荅筹，悚感无似。鸿章从军已倦，髀肉久生，乃奉廷旨催促六七次，帅已疏报二月杪准行，有不能中止之势。本拟陆军附搭轮船，水师沿江直下，而吴方伯以谕旨飭驻镇江，一味倭延，船未代订，只能循北岸前进。天长、六合、浦口、江浦，均于去腊正初先后为李世忠诱降收复。曾九帅二月间抵皖，即催其进剿巢含。弟所带陆师六千人当即乘势并进。惟江北遍地疮痍，人烟寥落，办米办夫，饷运维艰，不免多费神耳。承爱以抚夷一节，借重居州，朝廷似有此意，鄙人亦必极力辞谢。然即军务饷项，已无从措手。命官磨蝎公与幼丹，真若神仙中人，且羨且妒。弟于二十四日移驻城北营内，日与哨弁武夫摩挲，训戒。四方竿牍，未暇多修，帷幕春寒，风雨无聊，率此布臆。

复曾沅浦方伯

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

江干送别，嗣闻极品勇号并陈臬之江之喜，知明公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，不敢以寻常贺词进而阙于通问，歉恋在怀。比审前游遄发，即日惠临，引跂将星，军民感盼。东吴请兵之使数至，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。嗣因内举避亲，复以不才应诏。鸿章庸陋，岂知军国大计，近年踰伏幕中，徒党星散，立时募练，其何能军？幸叠次寄谕，催令吾丈同赴下游。当代贤豪投契之深，无如麾下，师资得借，懦夫气增。乃窃闻侍坐之言，似我公无意东行。鸿章欲固请之，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？师令鸿章添募淮勇，故调程学启两营精悍，而有纪律为皖人之倡，意甚宏远，程将感我公生成厚德，并无二心。惟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，均系新勇，战守难恃。远征异地，若无精兵宿将，立有复败之虞。公爱我者，当必有以成就之。程将随行，鸿章应善为拊循，务以见惠为幸。俟贵军进巢含时，即借余光间道以去。

复姚石樵孙雪筠

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

所请大批子药，贵局允解一半，计已启程。省中艰窘情形，固所素悉，非紧急要需，何敢作此无厌之求！倘能于二月杪全行解到，或尚不误。至节相前批有敝军下驶后粮饷子药仍由江皖两台接济之说，江路中梗，转运固难，且既嫁之女，岂能常向母家讨生活？若通融缓急有无，可暂而不可久，鸿章不敢据为定例也。旬月以来，又奉八九次寄谕，催促启程。帅奏二月底成行，朝命尚嫌迟缓，不知新募新调各军，训练融洽，非咄嗟可办，轮船又不能附载，饷需又不能湊集，必须沪饷解到，沅翁进围巢县，乃可率陆军循北岸而达扬州，以进驻镇江。恐二月杪尚走不动，到镇须入夏矣。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，成否利钝所弗计也，亟盼家慈到皖，

谋一日之聚，未闻阻泊何处，望云焦系。上海并无被陷之说，守镇之冯子材移沪防堵，又有洋人帮助，或可暂保。幼丹中丞当入江境，闽抚放徐树人胜帅援颖州，午帅似将去位。临别依依，不尽所怀。

复李黼堂护抚

同治元年二月初八日

手教承以东行，军火饷局克期全数筹解，为惠非浅，感佩逾恒。舍弟等侍慈輿阻风赣河，何时过省，江湖远隔，总冀得一聚晤，乃忍绝裾，连日又数奉寄谕催行，谓南北岸诸务亟待经画，舟行旬日，可达镇江。

中朝侧席求贤，令人感激零涕，惟不知万众偕征，岂能插翅飞去，况军无见粮，寸步难动耶！开正以来，仅解到赣饷五万，江饷二万。东局去冬提用一空，加以沅浦、俊臣两廉访新募万人之饷，厚庵、凯章坐索欠项，再分解。皖营鄂饷则久不报解，隋观察处一贫如洗，前敌四万人，正虞饥乏焉。有余力壮我行色，必有十余万巨款，发一半月口食，军士不以远役为苦，鸿章方敢用众，故不得不专盼上海解济。而彼间屡逼寇警，商货顿滞，当事又摇摇欲动，辄无意迎馈我师，帅已两次具奏鸿章二月杪成行，其迟延之咎，固难独任矣。军火如尚未开行，求公严催为幸。筱兄与南康王互调之说，各用所长，且为执事与幼翁参佐之益，似甚相宜，但非鸿章所当拟议。来谕业送呈帅阅，容俟后命赣局饷事代者能率由旧章。又从上游督责之计，可无误，是在执事与帅府核定希公节日抵皖，其前队已进援颖州。昨因参劾翁仲一疏，呈明遭及午帅，京察褒叙两揆帅与骆公，罢斥廉侍郎、瑞中丞。

朝廷赏罚如此公允，叠次谕旨如此严正，以根本论，当是平贼机关，我等宜共勉之。尊意有何见教，无惜绕朝之赠。临纸怅望，不宣。

复黄昌歧镇军

同治元年二月十一日

钓鱼台以上河水浅涸，师船断难深入。刘南云等陆师果扎望城冈司家巷，水师只能在钓鱼台清溪河口一带遥作声援。若再上驶，逼近东南城根，堤高水浅，师船必至吃亏。尊意商令蔡镇军飞划与新左营合扎钓鱼台，极为稳妥。弟叠奉谕旨，催促东行。楚省募勇，尚无来皖，确信上海允济之饷，亦未解到。然旨甚严切，急不可待。二月杪，沅翁到皖一商即同开差，过巢界，停住数日，便由含山、全椒北行。尔时麾下亦当率水师出江，乘风下驶，与弟相会于瓜洲、京口之间。杨宏胜一营暂留皖江，俟拔营时再令前来。

致史士良年丈

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

顷，节相送阅左中丞二月初七日来书末云，史观察办玉山转运，甚为相宜，未知肯作金衢严道否？如作金衢严道，则更妙，但亦不敢强耳。乞属少荃以其私问之等语。马金贼巢破后，开化全境肃清。左军分两路进剿，遂安衢防，贼势少松。江衢各城，米粮子药尚可支持，似尚无虞。吾丈奉到转运公牒，或迅赴左帅大营面商一切，如兼握道篆，呼应更灵。其驻扎

何处为宜，亦可稟商季帅定夺。

复王敬亭孝廉

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

振轩到营，接初五日手书，藉悉春试未就，幡然有从军之思，天殆以阁下佐吾军中兴乎！鄙人此行兢兢，以卧薪尝胆自矢，不敢苟慕荣利，少耽逸乐，同志二三君子，皆与反复申明；我兄若载笔来游，固所至愿，然遂谓运花幕胜于苜蓿盘，未敢必也。笺奏一席，虚待高贤，无应聘者，阁下攘臂而前，可谓勇往，临江钦迟，实劳我心。月杪即率陆师由巢、含指江浦六合以进，趋从宜，带健夫二三名，以资昇卫。至秋闲北上之议，相时势为之，未可预定。

复鲍春霆军门

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

陈易两营官打仗俱好，来示云云，恐难驾取，即可不必请调矣。覃连升、宋友胜、杨鼎勋三员，蒙准饬随往，感激之至。可否暂派为先锋官？俟抵下游，如开募新营或他营有须整饬调换之处，再行酌量位置，未知尊意以为妥否，该员等亦愿如此否，敬求示及。屡奉廷旨，盼贵军速兄青阳，早进宁国，祈尽心筹画，稳扎稳打，立奏肤公，以副朝廷眷遇之厚。兄未谙军事，此行责任重大，新营多而老营少，殊深惧歉，惟有严守镇江，以待贵军耳。

复吴晓帆方伯

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

奉正月二十七日来示，敬审硕画精详，筹济敝军饷需，以践宿诺，感跂良殷。月前钱苕甫农部、厉慕韩大令回沪，谆属其代催接济，俾利师行，是否已委解在途？弟自去腊中旬接奉寄谕，饬带陆师六七千与淮扬水师四千余人，下驶防剿，即稟商使相，调拨湘勇二千，添募淮勇数营，灯节后陆续来皖，亲督训练。廷旨叠催起程，惟恐不速，弟亦急欲就道，无如水陆各军丝毫无可指之饷，行装难措，举步维艰。如蒙尊处分惠十余万金，发给弁勇一两月行粮，庶可早抵下游，共维全局。滕副将楚勇，洋人未肯装载，敝军自勿庸仿办。六合江浦俱复南路，仅隔巢、含两城，俟曾沅翁进攻，弟即率陆师绕道前进，黄镇军率水师由江路下冲。惟陆路阻远，千里萧条，粮道易绝，务祈俯敦舟谊派员购米，由浦、六一一带探迎，以资困乏。一面申报制军，不必专候公文调拨。弟既奉命统师来苏，凡有缓急，实与诸君子痛痒相关。沪中近日情形，固非昔比，执事为难之处，非不深知，但劳师袭远，呼吁无门，不得不重烦大力之匡助也。滕将千人暂随东下。冯军门果往沪否，韬甫兄何时回皖，均以为念。

复曾事恒十二丈

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

惠示敬承一一。大通船厘自系万不得已之法，师与元公当有裁成。敝部现集湘勇二千（亲兵一千，新者五百，林字新勇一千），淮勇三千五百（春字老勇五百，开字一千，承沅丈允

借，感甚。新募四營尚可），上海解到餉銀八萬。師門催飭啟行，元公二十四日先行，侄須略遲幾日。元軍圍巢、敵部進扎東關後，再審所向。與公相見何時，能無悵念！徽、浙各軍如常，倚裝匆匆，不盡欲言。

復黃昌歧鎮軍

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五日

內江右營四哨彭帥前日見過，弟已代為懇商，業蒙准行，尊牒到後，必奉批允，望即行知糧台照辦為荷。敝處現無為州外委孫善成帶炮划五只投效，弟察看該弁勇均尚精壯，船炮皆好，在外江隨剿有年，已收入行營，聊奮驅使，將來淮揚師船下駛，即令隨同雄鷹前赴鎮江。上海解餉八萬到皖，可供水陸萬人月余之餉，此外更無奢望。弟擬率陸軍五千余，于三月初二日啟行，由盧江、無為交界直趨東關，俟到彼處，小駐數日，再請枉駕惠臨，面商一切。

復沈幼丹中丞

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

去冬明詔下賚，覬謀一面之緣，乃使節北來，征人東去，屢屬黼公轉致鄙誠，惠教先施，伏讀增感。聞新政嚴明、正己率屬，足副中外之望。讀謝恩折片，辭意慷慨，欽仰曷任。竊謂明公亟宜求賢以飭吏治，練兵以固根本。餉事、吏事有黼公與筱兄相助為理，必蒸蒸日上，為東南數省之冠。鴻章暗弱，無以謬膺朝命，統軍赴蘇，新集之眾，其何能濟！來示勸勿亟亟、厚愛深識，銘佩曷已。本擬由陸路與沅浦方伯合攻巢、含，以期穩練，廷旨既迫，沪上官紳合謀，雇定輪舟，劫我以行。凡辦大事，要順人心，成否利鈍，何敢計較！沪為中外雜處之區，通省兵餉吏事之樞紐，應先從彼處布置，稍有端緒，再出京口，據形勢接應上游，為進兵張本，未審高明以為當否。即日潛師暗度，望前計可抵沪。華夷混一，局勢已成，我輩豈能強分界畫？西省近有打毀傳教公館之事，雖出自士民私憤，蒙以為非遠計也。次青血性用事，始不就胡文忠之招，而往糜爛不可救之浙，繼不過帥營請罪，而書問絕不一通，此其大錯。昨帥府行知劾疏，怒不可忍，此公何以立于人世？侍談及此，頗以為悔，然亦難于补救矣。執事疊上使相書，開誠布公，大臣之度，用人行政，使隨時會商，當無齟齬。附致黼翁函，乞封交不敢壁上司大東，亦不肯用職道謙稱，惟亮察。不具。

復李黼堂方伯

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

手諭海愛諄切，感佩無量。鴻章素性激直，從事師友賢豪間，皆深知其慙而曲諒之。自茲以往，不欲蹈習官樣，又未便率性而行。希庵以從容二字，節相以深沈二字，幼公與執事又以勿急相戒，當奉為枕中秘。往歲，胡文忠期為準、揚之行，先贈以懵懂訣，若參用之，或有一當。請更質之先駐鎮江島事，即不著手。茲為江左官紳劫往上海，節相與鴻章深籌遠畫，吏事餉事根源在彼，且數萬罷軍，終須勾當，竟不得視同隔膜，盡此孤苦之身，縱其所之，惟夙夜兢兢持其志，無暴其氣，仰副厚望耳。各營官尚有可用之材，但無統將。楚中諸老，雖相愛之甚，竟難以偏裨畀我。源圃方伯終不欲東，俊臣廉訪以母老辭，獨立無助，能不愧懼！如江右

三台济美，极为盛会，能不羡慕！吴中吏治，敝坏已极，奸贪巧猾之徒，布满南北两岸，何能另起炉灶？自以节取而惩劝之为是。陆行业已订期，复不得已，舍陆登舟，用夷变夏。昨见番酋亦颇恭顺，恐有万变，图在后与之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。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

十一日肃缄奉报后，即相地扎营在沪城西南三里许，当松江来路。十二日，鸿章登岸入亲兵营，各官来谒，竟日烦扰。十三日，进城谒覲堂中丞，已接准都帅咨到二月二十三日寄谕，有令鸿章署巡抚之说，是以济济趋附。鸿章以未奉明文坚辞，军务地方未便越俎，然真伪主客之间，颇多难处，惟有静以俟之。所有筹商事宜，条列于后：

一、最难者洋务。吴道与杨道坊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，过趋卑谄，薛公尚持大体，于体制末节，辄与洋人齟齬，彼族甚不亲附，相形之下意见殊多。而会剿腹地之说，薛亦不谓为然，吴道则谓洋兵远过中华，阴谋约其会剿，而力助之，供亿甚富，交固而附者尤多，薛公似不愿留办。倘中旨竟以属之，鸿章措置断难曲当，须推吾师主持其事（覲翁与总理衙门信稿属呈钧览）。

一、沪中厘税，月仅二十余万。淞沪各防中外兵既难骤裁，加以鸿章所带水陆万人实不敷用，镇江又不可不略为分济，吴仲宣挤之甚急，午帅奏咨函札，喧嚷如雷，湖北、江西又要分税，将来鸿章接手，只有据实牒陈，收支大数，求师处便中声叙，以靖浮言。

一、曾秉忠之水师多与贼通，急遣之，则船炮与勇并归于贼。陆勇数万，闻多空名，洋烟尤甚。裁勇而无人，填扎则必弃地，夷谤民怨，其何可当！洋船愿接皖军，盖欲挟之以进剿浦东之南奉、浦西之嘉青，若久住而无进战之期，必为洋人所轻，然孤军岂能深入！守师训不动不变，俟料理数月，稍有头绪再出江耳。但内政坏乱之极，岂数月所能了？既有地方之责，似未能置此间饷事、吏事于不顾。吴道于筹饷一事，与洋商洋行合为一气，通融缓急，他人所弗及。其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，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，直是无从下手，该道尚知敬事长官，鸿章但以廉正自持，使知观感，淘汰澄清，恐须二三年后。至兵事无统领无将官，似须去其太甚，留其少好者，亦须渐渐清理。惟绅民望救，洋人性急，皆无可解说。沪事如稍可脱卸，便往镇江，为久守自强之计。

一、鸿章在此独立无助，惟恃此水陆万人相依为命，训练将士不使少染陋习，积诚以感外间军吏，如感化不动，再加攻伐之剂。黄昌歧果否前来，鸿章当同往松江一行，徐察淞军之能将者，令领其陆军，至吏事则无人能帮。吴道屡商请准卸一篆，而求卸海关之意尤切（避富名也）。鸿章窃思苏布政专管南岸州县，仅存三数县耳，鸿章尚可提调铃制之。惟关道与洋人交涉，吴挟以自固，莫如因其所请，另简贤员识大体者，署久习洋情与饷数精微，则吴亦不得深持其柄。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，以筠仙为最。将来可否奏署，此缺，令吴专署藩司管粮台，俟筠仙到沪，鸿章再带兵赴镇，则根本固而气脉较通。师意如以为然，奉旨后即附奏，更请吾师手函敦促筠公速来救我。

一、淮勇二帮，日内当到。会防局绅业与洋人议明，留后帮，船以载熊、垣二营。该营到皖，求即札知，以便饬局放船来接。

一、韬甫所购轮船，为人所愚，长江不能通行，暂留黄浦，已与吴方伯商换其自家所购轮船。交与华尔驾用者，少迟即驶往皖、淮、扬。粮台所存军火各件，求饬装运回沪济用。此间

军火无专局，偶有制造，仅以万计，虽购硝阻远，亦可见当事不知兵不备豫之一端，良可浩叹。江西按月所拨淮扬水师军火，前已留咨，函托黼堂筹济，其有不足，更求安庆协拨。三数月沪局少定，或当筹解大营军饷若干，匪以云报，义也，分也。

一、鸿章到沪，修营浚濠，兵勇无吸烟扰掠，金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。鸿章惟照此做去，稳扎稳打，翻刻营制、营规，遍给沪军，翻刻劝戒浅语，遍给属吏，翻刻爱民歌、解散歌、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。此即是不才新政，能为佛门传走习教之人，附骥尾以成名，则幸甚矣。

一、林桂楣及署嘉湖道刘齐昂等在沪逗遛，颇滋物议。薛公于十三日将其从贼情形密奏，请交师门讯办。林刘皆至敝营探问，鸿章好言劝慰，促其赴皖。薛公与何王实不相能，心术似尚平正，其怨尊处尚轻，仇绅士而衔吴道实甚，前车之鉴可畏。韬甫将趁轮船回皖，于沪事颇得纲要，小有出入，尚无大劣迹。此等人清谈甚高，未可出手办事。

一、松江之洙泾贼忽退去，西路各处踞贼皆缩入嘉定、青浦各城。谍者谓洪逆令李秀成之母赴苏劝忠逆救援江北，忠贼尚犹豫未决。吴方伯送来洋兵攻贼营所获新阳秀才上忠逆一书，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，其畏慑威棱形诸意言之表，附以奉呈。冗忙不及缮家书，求将此信封付六弟照庆一阅。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日

十五夜，肃上一缄，计呈钧察。昌歧、竹庄于次早抵营，询悉一切。今早张遇春到沪，奉十七日手谕，敬审公私顺吉为慰，所应稟陈事宜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鸿章到沪以来，官场、军营行怀悚惕，以向日习气太坏，骤见我军整肃，将领朴素，几有薰蕕之异。鸿章日接见员弁，婉言劝导，不欲遽示威严，俟各营到齐奉旨接任后，再徐为清理。惟英国兵头提督屢著人人营探望，谓营规尚好，叠请吴方伯与会防局顾子山等要请撤军与之会剿，以钧意不准、兵勇未齐谢之，闻颇不悦。然吴、顾诸君切实开导，鸿章持以忍默镇静，当不至遽有衅隙。洋兵于十九日进剿浦东南汇所属之周浦镇，当即克复，其队伍既整，炸炮又准，攻营最为利器，贼甚胆寒。但与官军同剿，洋兵每任意欺凌，遥自调派，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，将来接任后，此事必须斟酌。潘季玉从京回，盛称恭邸文百川之意，以会剿腹地为是，独吾师不谓然。鄙见分剿尚可，会剿有许多不便，洋人性急不可待，将若之何？敬求训示主裁。

一、江阴以下海口水性虽急，风平时尽可行走，惟昌歧等白昼过九淤洲，两岸炮密，江面甚狭，殊以为苦，已商恳吴方伯拨银二万两，交昌歧带回，作弁勇路费。马、陈两营，前属魏荫庭，为留一月口粮，如有不足，再由鸿章设法接济，不敢仰累荦筹。接此二营之洋船，谨候酌示，即飭局照办。昌歧于十九日同王道大经前赴松江一带察看水道，探听曾部情形，俟回营，请其附轮船速回安庆。渠与鸿章似宜合而不宜分，能带全军至淞沪，将此间防务整理就绪，即留昌歧驻淞。鸿章酌带水师数营出江布置，似较稳妥。如蒙许可，求师遇便奏明。

一、竹庄以沙洲非一时可以勘验明确，欲先回皖，鸿章资其路费，并札派常州守薛书堂前赴镇江，查访冯军门兵勇滋事一案之便回舟寿兴。常阴各沙踏看筹度一一稟复。渠系地方官，呼应较灵，人亦正派。静细、竹庄允再来沪为鸿章整饬营务，楚军老手，机警圆和，当可操纵得宜，求师裁定示谕，其团防营千五百人准带来否？

一、韬甫所买吧吡一船，行走较迟，又无洋人旗号，拟留下游专备黄浦、松江、镇江往来运解之用。吴晓帆又以尊处需船，敝营军火各件堆积皖城，及以后接济弁勇来往必须轮舟，仍购定威林密一船，即配齐上驶。价虽少昂，幸可迟补。谚云债多不愁，吴方伯经手事件，如此类者甚多，总是不得了。来信附呈，仍乞钧示。

一、苏、浙两省巨绅汇集于此，求馆席照拂者踵至。如朱久香、周纒云前辈，俞荫甫太史榘，皆与吾师有旧。纒云欲往皖，而候明示。久翁为言，绍兴义勇包立身，与贼抗敌，党附颇众，求师门寄札谕奖励，并请咨明季公，就近通声援。围湖之贼于本月十二、三日纷纷西去，荻港旧县添贼，或即此股。事丈各营可支否？赵守炳麟请华尔所部带外国兵船，松防水师深入援湖以连接济。但费巨，未必得成，且中隔桥卡过多，亦非稳著。

一、史翼久昨由粤东到此，言通省厘金月可三十万，惟有钦使亦须奏派该省巨绅襄助。民所过悍，本省督抚尚不能设厘卡，须以绅士开导，云云。人无足取，此言似非未见。耆九翁四月间赴闽办军务。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

二十一日交竹庄寄上一缄，计已入览。昌歧自松江回已数日，无船可搭。兹始料理回皖所应稟商各事，条列于后：

一、英兵头翻译昨又来敝营敦促协剿嘉定，鸿章以人未到齐婉却之。渠谓已到三千勇，不为少，外国攻克嘉城，须我军去守，四日内即进攻，迫不可待。鸿章谓我国兵机谋定后动，且新军路径生疏，须令探熟再进，未敢遽允分守。该翻译拂衣而去。薛公谓驭洋人之要，有必可应允者即立允之，否则须斟酌回复，不可轻允，致后来失信。顷，会防局绅来言，渠等已再四开导，英酋尚无怨怒。其不要薛中丞兵，而专要我兵，则出于至诚。然今日调剿，明日调防，各营官既难从命，鸿章只知道有廷旨、帅令，不能尽听洋人调度。闻英提督又要来见，许其见而不与之会剿，鸿章拟两全和好之法。俟接任后，令会防局官绅将薛公各营挑去二三千人随同洋兵操练驻扎，专供应会剿，会防差使仍由抚藩札调，似可省以后许多缠绕。顾子山、潘季玉等金以为然。华尔本吴晓帆私人，亦归并之。鸿章所带水陆各军，专防一处，专剿一路，力求自强，不与外国人搀杂。可否，乞核示。

一、薛敬塘因吴方伯屡忤，密谋于鸿章，谓关道须派员署理，莫如黄鹤汀为宜。敬翁前署道时，鹤汀署上海县，深知其人才品俱好，抚驭洋人尚知大体。适沅丈来书，保荐鹤汀甚力，云或摄上海令，或护道，或提调总局，皆可不辱命等语。鸿章访诸同僚，赞誉颇多，但吸洋烟耳。如蒙准调筠仙署道，则令其带鹤汀同来，署上海县，兼办总局。如筠仙不可，即令鹤汀护道，均求裁示。鸿章已另文呈请撤调矣（九丈信中云黄冕此间人，云名芳，未知孰是）。

一、沪中人才，多染习气，惟刘郁膏朴实爱民，吴仲宣来信亦力赞之，已今其随营整顿兵勇，练习防剿。但吏才欠精核，可胜臬司外道之任。此外，如知府赵炳麟醇厚精明，现护臬之松江府李铭皖、常州守薛书堂，敦恣谦谨，皆可造就。吴云久著才名，善趋风气。潘季五自京归，闻奉旨飭查前案，颇自敛悚，薛公始重用之，今则深恶之矣。然会防诸绅与冯敬亭皆深交，揄扬惟恐不及，亦可见是非殊少公道。

一、张革道景渠现驻定海防剿，敝营无人可派，前往查抄已密令吴方伯保一通守大员。据称候补知府刘咸堪以派往，业经札飭，会同薛公所派之谢令炳航海去矣。闻其失守后狼狽

不堪，可否檄饬广信府抄其原籍资财备抵（上饶人）。

一、各营到齐，昌歧所带水师如并至黄浦，鸿章未便久驻沪南，致失民望。拟督带进驻松江，就近整顿在防水陆各军，相机进剿。查江外之刘河口、福山口、徐六泾口、君山口皆南岸可进者，闻其水势随潮长落，两岸皆有贼营，江面过宽，陆师难以并进，水师无可湾泊。若有缓急，风潮不顺，能进不能退，非用兵之利也。即欲进兵，五湖三泖于水师最宜，由吴淞江入黄渡过青浦遂为积沙浅塞，尚不宜深入。如由松江得胜卡，循黄浦江西南进淀山湖为储墓镇，又进则角直镇，又进则昆山之正谊镇，皆可扎陆营。闻此路皆数十百丈之大，河两岸平坦，水师可进可退，可东可西，南达太湖则已入江浙两省之腹地而监其脑。此间遍地港汊，每日两潮，潮来则沟浍皆盈，潮退则泥淖立见，有水师护之尚易立足。浦东四厅县相距皆数十里，贼不甚悍。若整练万人，由周浦南桥横冲而入，得一县则前路摇动，可期肃清。惟浦东若尽复，金山卫、洙泾一带须劲兵万人防守，庶可堵浙西一片之贼。鸿章既到沪中，若不复一城，飘然他往，朝野责望，其何以副！若论现有兵力，只能防不能剿，水师全来或可相机一战。欲剿浦东，则须宝山、吴淞及通嘉定、青浦各要路并松江一城防军坚稳，乃敢拔队，苏贼乃不敢乘我之后。敬求钧示定夺。

一、赵竹生以死守湖州，闻贼已退去，但乏米粮，赵守炳麟谋接济之。苏浙之贼虑其并谋，左鲍二公、春霆再获一二十大胜，克青阳而进，则湖州或竟能保。保湖州而水师一进太湖，则全局筋脉皆动。鸿章向经行常镇运河，岸高、桥多、河狭，炮船实难施展，揆度大势，似以由泖湖、淀山湖而进太湖为妙。

一、鸿章若与上游及北岸联络，则驻镇江为便。但冯军门苦守数年，远近推服，并处则有未宜，移调亦难妥协。鸿章如竟为全省主人，彼嗷嗷索饷之水陆各提镇，何以养欲给求？闻江北里下河各口皆系水师统领，各设卡局，抢取商厘。以鸿章素无威望之人，势难强令画一，若不归公，亦难确知饷数。下游诸将跋扈，兵勇强霸，匪伊朝夕。将来如必出江一行，不知如何筹办，思之忧灼。

一、江西土人打毁天主教一案，薛敬翁谓只要事出有因，尚易解说。万不得已，或令绅民赔修，当不致遽动干戈。

复曾沅浦方伯

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

鸿章以一旅弱军处此内外强敌交江之间，东南望救迫切之际。浦东各镇踞贼与附近嘉、青各卡虽稍却退，而水陆未齐，营垒未定。英法兵目调集数千，四出雕剿，时时要请会攻，情理所不能喻。薛公疲卒五万难遽整饬，沪道吴晓帆与会防局官绅阴主中外合剿之议，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。饷源现已短绌，糜费仍无节制，良可危虑。前密商师门，请筹帮手，兹属调黄君鹤汀。鸿章遍访僚属，公论皆谓此君子于筹饷睦邻能见其大，而条理备具，已呈请揆帅飞檄催调，并恳吾丈驰书南老昆仲，请其速来相助为理。如何位置之处，俟到沪后察酌妥办。江浦浦口复陷，和州添贼则裕溪铜城闸等处恐难速取，须大纛复巢含，乘胜扫荡，再移全军于和州以通下游之气。鸿章亟盼黄昌歧率水师下驶，并力将此间勾当就绪，乃能出江据金焦雄胜。惟淞沪无得力统将，官民未肯放行，而江上诸军饥且为盗，所求于主人者甚奢。内政竟无修明之术，遑去办贼。中夜以思，汗悚交集。

复吴仲仙漕帅

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

恭读钞示寄谕并片稿，谨悉一一。就审督剿勤劳，捷音屡奏。山宝湖荡之役大挫捻氛，尤快人意，从此当不敢再犯浦上矣。黄副将国瑞骁勇冠军，为麾下得人贺。署淮扬龚镇。向从弟巢县军中，稳练可靠，前带徐州兵枪炮队伍均极严整。河漕各标兵素习疲软，淮扬镇台营规制初定，请责令该署镇以徐兵枪炮队伍之法切实训练，必可转弱为强。承平日久，绿营弁兵大都怯弱不堪用，今日疆吏之责，以练兵为急务。如苏标本柔软，经乱散失，不可复治。徐淮风气刚劲，因势利导，大才当有区画，无俟浚陈。弟出江后，拟添练马队，苦乏将领。贵部下如有朴实精劲之选，乞物色一二，迟日见惠为幸。承教，以延揽人材为要，真透宗之论。吴中官场素习浮靡，自王雪轩当事，专用便，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，祸延两省，眈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，其宗派至今不绝。鄙人德薄，能渺，大任遽降，又值吴越一片沦胥之后，若涉大水，如经乱丝，何能有济？揆帅临别赠言，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，吏治洋务皆置后图。弟到沪以来，详察深思，亦惟以选将练军习动耐烦为日行常课，其他则更无从著手。刘松严太守诚慤廉正，为沪才之冠，但不善理财，委以沪事，尚恐力不能举。赵守精明醇厚，可任稽台。松江李守亦廉静寡欲，根翁月旦尚不爽也。四月初奉诏后先须整饬，疲军习气太深，势难全数裁汰。逐细料简，非三数月可了。英法诸酋日邀会剿，沪西、嘉定、青浦或可渐次得手。敝部五千余人，轮舟陆续附载，尚未得齐。黄镇所带水师急望下驶淞江为曾秉忠替防，新旧之交，华裔杂处，军心不定，抚驭为难。沪餉月仅二十余万，分济本处兵勇六万人，实多亏缺。现与吴晓帆商酌，如能月给镇军二三万，保此要地，以待敝军西行，则于大局有裨。未知果做到否。冯萃亭军门在京口，苦守数年，似尚可用，但未亲见其人，尊处有所闻否？大江各镇红单船多损坏，餉又久缺，纵勇为盗，商旅怨阻。当如何分别撤留江防，非水师不能得力。黄镇仅长龙舳板二百只，须留松防，以备他日进泖湖太湖协剿苏浙之用。长江下游似宜另立水营，北遮里下河，南袭苏常备口，此鸿章与揆帅及执事之责也。曾沅翁克复巢县、含山，鲍军门克复青阳。上游已有起色，扬州贼情奚似？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

二十九日，吴长庆谭正武抵沪。奉二十四日两次手谕，谨领一一。青阳克复，鲍军能否前进？忠侍两逆日臻富强，宜厚集其势以图之。逆衰残之余，北岸计可速了。沅丈连克巢、含，应乘势取和州梁山裕溪口以扼形胜。以万余人遮蔽金陵浦口，又得水师协助，脚根可稳。后路各防皆可松劲，多公庐州捷音想亦不远。程学启前谓狗逆必趋淮北与捻合伙。读廷寄钞示，伪书果相符合。希公北行，当力扼之，断其生路。若令兔脱，不独皖鄂之患。湖州侍党解围后，忠逆又分众密围于附城。十数里内外，自湖至宣城，一路贼巢林立，盖惧鲍之深入。赵竹生死守年余，二十三日粮尽，围城二十余万人环叩乞鸦片烟以死，否或开城降。竹生慰以二十五日定大计，必不支矣。可痛也夫！所欲陈者，条列如左：

一、二十二日，英翻译官阿渣哩见过催逼进兵。鸿章度必不可行，正言拒绝，方恐激怒远邻。其时只知衡情酌理，不计祸福也。乃英提督等不见咎责，转相亲附。二十六、七日所往

来晤商之语，谨叙节略，呈览何伯。驻兵在此，与薛吴诸公向不见面。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，沪人谓得未曾有，实吾师之德威远慑之也，岂鸿章所能感动哉！洋务推吾师主持，必易措置。吴道与会防官绅均与麦领事阿翻译最密，不得见何伯。阿渣哩年甫二十四，通汉语，性黠而矫，不免架词赫诈之处。何伯与鸿章谈八刻之久，并无会剿苏州、金陵之说。吴绅捕风捉影，耸中外之听，殊为可笑。然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，从此必在上海附近助剿，固无疑义。连日由南翔进嘉定，洋兵数千，枪炮并发，所当辄靡。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。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，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，枪炮之施放准则，亦得切磋观感之益。沪中深识外情而又不过软，媚者难得其选，容留心访察，若眼前人韬甫差胜，其天分较高，但未曾与洋官接见耳。冯敬亭亦知洋情而胆不足，又不愿远行。薛公谓请尊处办洋务必妥。洋人最势利而服正人。

一、上海之饷实不足以济沪军。因镇江太苦，与晓帆商，月拨二万尚恐做不到。坏营劣勇不裁，则必因饥扰民，但须逐渐妥办。所带各营来此，督令操练墙壕，队伍营官皆有跃跃欲试之意。程学启欲与洋人合打，他皆不愿。程云贼中闻洋人炸炮即胆落，做所向无敌。俟熊、坦两营到齐，或进松江，或攻浦东厅县，再察办。

一、吴公关道一席目下既不可换，惟以一人兼两篆粮台。虽有肆应之才，精神实照管不到，其罅漏甚多。护臬李守铭皖安淳朴，但情形太生，未能相帮。黄鹤汀如来或令总理捐局，又闻与吴公有隙，尚须调停。筠公以道员署臬极妥，且可就此练习，俟到皖时，请师门将鄙意转致面商。刘守郇膏笃诚可爱，拟委令总理营务。渠于薛公各营皆熟，到处民情爱戴，经理一番，将来鸿章出江，可托其照应一路。

一、会防局气派轮船尚有三只赴皖，除装载林字营八百人并粮台军装外，陈飞熊一营整齐，可否即饬附船先来垣营？到后求师察看可用，再示知或令韬甫所购之威林密船载回，似亦省便。天气渐暖，庆字营勇竟热死一人，舱中气闷，迟至月底更难多装。望饬六弟昭庆与备营官妥酌。火药蒙允协济，当随时派船来运。此间拟于松江、通州设两局，惟办确实难。夫价太贵，三四月后方就绪。

一、鸿章到沪，各处求营制营规爱民歌，劝诫浅语甚多，行篋所携不能遍给。留守毅然翻刻，如闽抚徐树人先生每样要数十本。所属军吏无论已停刻，不能停散则可，然有求者不得不应。徐公由沪航海赴闽，淳属转致师门，与左公以后求教训，联络徐公有端人正士气象，可敬之至。来示以选将练兵筹饷为政事，点名看操查墙为工夫，敢不谨遵。

一、此间皆浙盐引地，自浦东盐场陷失，遍地皆食岱山私盐。岱山在镇海界内，其盐系将潮水晒成，不须煎熬，成本极轻。贩运到沪，每石抽厘七百文，然仅卖十文一斤。鸿章与吴方伯商议，设局收买。俟威林密轮船回时，或令装运数千石赴皖，获利甚厚。除船夫运脚、皖局厘金外，每石可得饷数两。但官运官销，难得妥员，已令吴公筹议章程。乞师门商询簾轩，是否即在安庆收售，其利充饷，皖沪均分，庶两处皆有便益。鸿章在沪试行。岱盐到镇、扬再与乔丈商筹。运行淮盐求核示，窃料淮盐有课有沿江厘，成本恐不如岱盐之轻。

一、外国新闻纸商行用清字摹刻者大都买卖场中之事，无甚关系。其英字新闻在洋官处多要语，昨令会防局请人翻译三分，按旬呈送。一，京师总理衙门一，尊处一。敝处兹先寄上二纸。

一、吴仲宜来信，清江捻匪已击退。乔鹤翁来信，扬州甚紧，并以附呈沅丈，及时进剿，或能遥制扬贼之势，而镇江后路更臻稳固。

一、单开各条，均饬照办。薛孙银两已转交。所买各件，另单呈上。信篋无好者，略购奉寄。

复乔鹤斋都转

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

鸿章甫到此间，留心采访于用人行政大略，正苦无从下手，来函切实指教，洞中肯綮。摯爱深识，钦佩曷任。沪饷近益支绌，罢军五万余，虚额既多，洋烟尤盛，必须逐渐裁革。曾秉忠、冯日坤所部广勇，不尽去之则害无已时，然其去家远而洋场又为逋逃藪将，若之何镇军苦守？必须分济。日来与晓帆熟筹，如能月解二万亦妙。里下河捐款，尚能设法补苴否？揆帅允俟粤东厘金抽出，或分润若干，果尔亦须秋后，急何能待？晓帆情形极熟，一时难得替手，其挪借亏欠之数太多，亦无人敢为承担，终系不了之局。洋人协剿上海附近，百里以内连克周浦、南翔及嘉定县，已明与贼匪为仇。鸿章会商英国提督何伯、士迪佛立等，此后当共争而共守之。至苏州、金陵，则须由中国剿办。洋情似尚顺手，惟洋兵数千，供亿不贖，殊无支久之策。刘松严太守前委办随营支应，沈厚勇敢，的未易才。薛公尚无著落，鸿章须奉到明发谕旨，乃可接办。现驻营沪南，敝部陆军陆续踵至。淮扬水师二百艘，未卜能冲过九洲洲否，黄镇拟为曾军门替人，必当先赴松江，俟整顿就绪，再分水师数营，由鸿章带出江外也。兹派钱调甫农部鼎铭赴仙女庙采办军米，守备苗顺清迎探。舍弟所带亲兵一营并各营战马，乞照拂为幸。谨璧大柬，万勿再施。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

十一日肃缄交韬甫寄上。连日感冒风湿，寒咳大作，不能出门一步。闻各营弁勇骤受海风，潮湿病疫颇众，殊以为苦。海滨卑洳殆非人所居，洋人进攻青浦县城，于十二日未刻克复。英提督何伯扶病往督其军，叠遣人固要鸿章，谓青浦克后洋兵顺道由洙泾攻金山卫城，以断浦东各贼归路，必须安庆精兵先期派二三千队伍前往预备替守。洋人不扎营，我军必要节节进扎；洋人喜分兵，我军不能零星分割；洋人言无二价，急不可待我军则须徐图进剿。当设法令吴方伯、顾子山等回复。云。外国兵如将浦东肃清，我等自应派兵守金山卫，何必安庆兵！且安庆兵并不精也。前日面商，亦无专要安庆兵之说。何伯回情云，所以必要李某兵，看他愿与我会办否。今既不派，是不与我和合，青浦克后，我便罢兵可耳。顾子山慌张之甚，惟恐决裂，淳求鸿章派拨。万不得已，允俟二十日外先派三四千人过浦，扎营于南汇奉贤交界之周浦镇，深沟高垒以待。洋兵得手，斟酌移防。洋酋定期十五日派兵则断不能。叠奉寄谕，令鸿章笼络存问洋人，若概不答应，又开衅隙。但须稳慎布置，未便以外国之法用我国之兵，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令也。鸿章接篆后，薛部营规亟思整顿，但皆分守要地，只可逐渐缓图。刘松严奉旨署苏臬兼办，鸿章营务各事皆能帮同经理，惟其手无亲兵，不能骑马，尚须徐徐练习。渠颇以沪事自任，二三月后或可替手。鸿章欲俟秋初出江，由扬赴镇，未知迟否，敬求训示。曾秉忠昨来夸功诉冤，如派员接替，务求札飭该革督将所部广东弁勇带赴上游，听候差遣，俾有希冀复用之意，可弭此间无穷之患。感激曷任！前奉密谕一道，录呈。闻林恒同往九江或在芥舟处，刘往汉阳，府署可否由尊处派员密拿讯办？米踪迹未定，张往扬州军营，鸿章当密速移拿。黄昌歧已下驶否？念念。再，薛中丞来晤，以此间不能久驻，疏辞通商一席请派吾师兼管，中丞之意以为距此间洋市较远，一切措注转易说话，且吾师威望崇隆，

足今彼族心折也。张仲远提分沪税，此间竭蹶，实无可应命。渠又托子山来言，亟欲求鸿章奏留办理会防事务，盖无路可走乃为此请。钧意以为可否？乞裁示。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

久未得安庆信，传闻庐州克复，生擒四眼狗。宁国亦复，湖郡解围，大局之幸也。西兵于十九日进攻奉贤之南桥镇贼窟，围袭两时，贼遂败溃，而法国卜提督进战过猛，中枪阵亡。从此洋人与发逆仇衅更深，未始非中国之利，洋务更当顺手矣。程参将等率队赴周浦，营垒已就，诸将和协，应可自立不败之地。惟薛中丞于未交卸之前先派李守庆琛带行队五千进攻太仓，鸿章不能劝阻。今忠贼调杭嘉湖各路，聚贼约十余万，由昆山赴太仓，将李庆琛各营困困并分窥青嘉各城。计薛部分守青嘉者尚可自保，攻太之军散而无纪，又无援应，必即溃散。如青嘉再警，当收回周浦一军以备援剿，更祈谕催熊、坦两营并黄镇军水师飞速下驶为幸。昨因杨坊稟请开苏松粮道，照例出奏。鸿章亟需帮手，冒昧将筠仙附荐，臬司、粮道两缺或得其一，敬恳我师切致筠公速来，少缓当专诚奉迓，疏稿钞呈伏求原鉴。英领事近专意打贼，续雇轮船殊难，二十二日开一船当敷用也。

上曾相

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

二十六日连奉二十、二十二日赐书，敬承训海，恳详拳服无已。自十九日以后军情瞬变，鸿章几有应接不暇之势，早作夜思，未及奉报。除二十一日奏片、二十九日折稿均系实在情节，先后钞呈冰案，无庸赘述外，谨一一列如左：

一、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，乃洋人因其忠信，日与缠扰，时来亲近，非鸿章肯先亲之也。与彼族往还，见其骄怯多疑而又性急，往往反复辩论不得了当。即如此次何伯由柘林南桥撤兵回沪，与鸿章及吴道面商定约，彼援嘉定，我移南桥，尚是一条鞭办法。乃鸿章亲往周浦察度情形，可以拔赴南桥填扎要隘。二十八日，西兵大队已至嘉定城东二十余里之南翔镇，见贼势浩大，忽将嘉城协守之西兵并熊副将兆周之勇千六百人硬行撤退，西兵即连夜回沪。麦领事来函，钞呈钧览。昨英国水陆两提督、法国提督均来敝营会商，询其故，则谓嘉定围困，饷药难通，久恐吃亏，不若退保上海云云。鸿章不得已复将周浦各营调回，拟督同扼扎野鸡墩一带，洋人必欲帮忙，听之而已。西兵之于我军，从无一毫欺凌。鸿章屡与约定，不许洋人有拉马、拉夫、夺军械之事。渠总疑鸿章不肯与他会同办事，形诸词色，谓即将守沪西兵撤归本国，并云外国人在此打仗，阵亡受伤兵将不少，所为何事？如中国不肯会办，只得罢兵。鸿章婉言慰藉，可从则从，断不与之失和。上海总要他保护方好，然彼已与贼为仇，兵一动又不肯中止，百里之内时思攻剿。似当与委曲周旋，但求外教和好，内要自强，以副荏念。

一、浦东贼气甚衰，南汇贼酋吴建瀛、刘玉林、方竹亭率众万人投降，刘铭传处二十八、九日概行剃发，刘铭传已带队入城安抚。鸿章令潘鼎新同刘铭传细心酌办，遣散胁众，酌留精锐，交该二人分领。汇城积粮。甚富，可资降卒口粮刘都司颇有应变之才，当足制之，已飭署南汇都司，可否求吾师加委。邓芑甫贤芬系南汇县，与潘刘投洽，似为相宜。方竹亭顷来敝